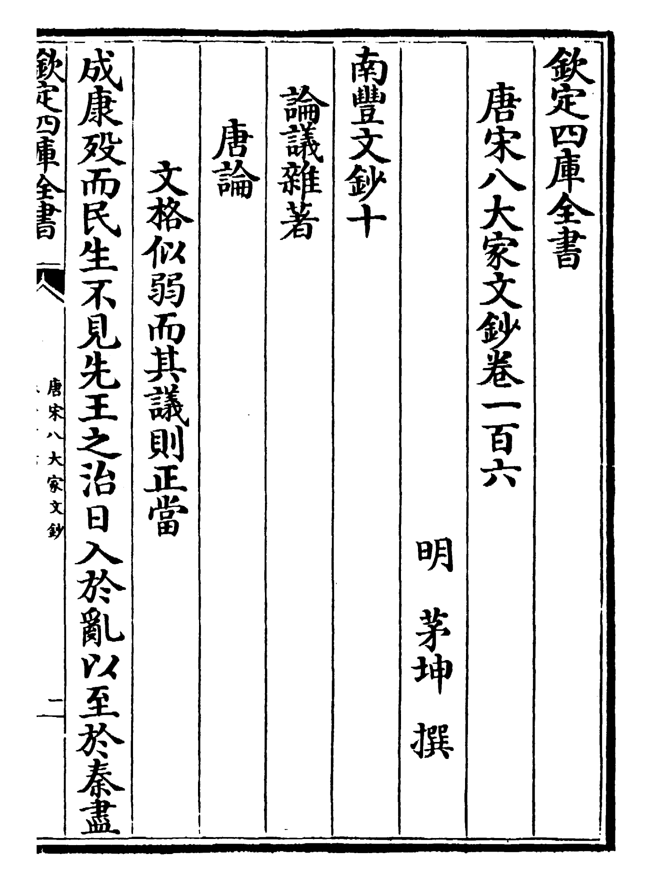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十

論議雜著

唐論

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

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
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虚名職無廢事人
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
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
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
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歳粟米

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

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講官議

嚴緊而峻必因當時伊川爭坐講故有此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

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葢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王遵岩曰此文根據經訓以為掊擊之地而措

詞嚴健復存委曲是絶好文字

公族議

亦合經典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葢天子之適子繼世

以為天子其别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
侯其别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
窮夫豈有服盡而絶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
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
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
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
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

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葢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内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

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唐虞之
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
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
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
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
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
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
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

益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隷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

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為人後議

引據最嚴密葢以濮園之後故有此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逺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

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巳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巳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别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别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

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

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巳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巳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巳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

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

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絶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
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絶之
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絶其親而輒謂可以絶其名是亦
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
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
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
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巳
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

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欲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

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巳而非為所

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巳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

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

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

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

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

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

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巳矣何則使為

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疎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内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

謚宜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

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
敘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
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
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
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
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
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
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

之有載籍巳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貳於所

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

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

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徳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殁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

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葢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救災議

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畆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

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

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

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竄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邊塵之可慮内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戸如一戸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戸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

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

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

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欲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

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葢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

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

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書魏鄭公傳

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藁者之非而議論甚圓暢可誦

予觀太宗常屈巳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巳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諌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諌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盖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巳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

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

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

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巳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巳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巳而事其君

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葢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蘇明允哀詞

敘明允生平亦儘有生色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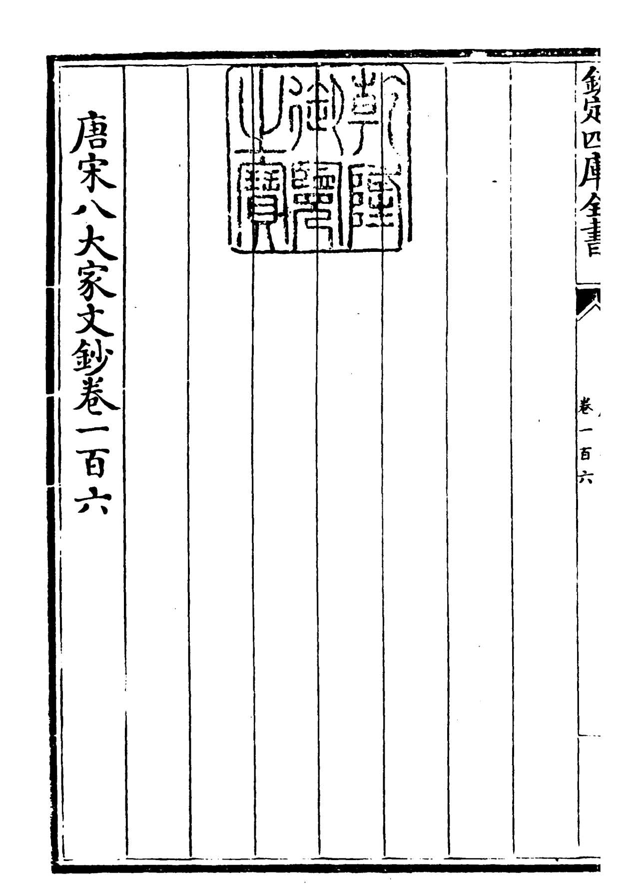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戸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葢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

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亦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叅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

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
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
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
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
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
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
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
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

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温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

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七至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李學瞻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老泉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為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

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為十卷歸

安鹿門茅坤題

老泉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

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七

明　茅坤　撰

老泉文鈔一

上書狀

上仁宗皇帝書

此書反覆數千言如抽藕中之絲段段有情緒可愛而中間指陳時政處又往往深中宋嘉祐

間事宜老泉一生文章政事畧見於此矣

前月五日蒙本州録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録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令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

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益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勠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

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
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
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
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
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
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
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
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

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勠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十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髙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益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

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遂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

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
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
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
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
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
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
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
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

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葢聖人必覩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

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

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

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説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録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

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歴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

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令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

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

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内所

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順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

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

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賛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

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卒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

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

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

其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

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
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
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
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
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
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
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
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

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始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令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傘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

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髙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髙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

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覷不覷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覷於人而已髙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覷以使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

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倉皇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摇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効用彼夷狄覰之以為鐏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

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寛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時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几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

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

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

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極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捄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

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令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

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葢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

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閽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

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

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

按此書十條内如革任子擇使罷赦令為最確而嚴考課之法舉武健之士其議雖未審亦當時所急至所言重縣令之體假兩制之權與高第者不當按名敘用似無大關係首條欲州縣慕職上舉主必按其廉能其議未暢而末謂宦官一節恐非宋朝時事之亟者然於今日則可謂血脉腸胃關之疾也已

修禮書狀

情事明亦合經典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説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

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
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
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
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
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
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
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

言者而後有隱諱葢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蹐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

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八

明 茅坤 撰

老泉文鈔二

書

上文丞相書

論取士貴廣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

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葢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葢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

太學而習之於射宫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葢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皦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録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

若畧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畧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内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

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揵為一月而𤼵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歳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𤼵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

籍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

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

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

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

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

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

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

相公亮之

今國家患冗吏之壅而亦削進士之數甚非計

盍亦用老蘇之說而精之於終也

上富丞相書

老泉欲富公和處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

於並相寮貳間有不相能者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

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

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

此方今因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

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

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

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蔕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

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

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韓樞密書

老泉厭當時兵政之過弱故勸韓魏公以誅戮而其行文似西漢疎宕雄辨可觀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

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纎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
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
滙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
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
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

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呌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

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

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

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効用且夫内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

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寛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内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

在内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内大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

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邮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

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荆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有用文字

上田樞密書

此文骨子原自于襄陽書中來而氣特雄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

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

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

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

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

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
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
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
疎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
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
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
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

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
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
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
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
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
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
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
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荆川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説士當自重便不放

倒架子而文字峻絶豪邁不羈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論葬禮甚透當與劉向昌陵疏參看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

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

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内傾

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

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内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宫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

長養之民擬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肯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劒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

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

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説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

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

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唐荆川曰一事反覆議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